

特别
推荐

曾高飞乡土散文系列

留在韩家坪的社教岁月

谢德才

把鸭们赶到小河里，就不用我们管了，它们自己觅食，小鱼、螺蛳是鸭们的最爱。别看鸭子在地上憨厚，一副行动迟缓的模样，一到水里，就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游得飞快，还能潜水，把鱼追得仓惶逃命。有时候，几只鸭扑闪着翅膀，凌波微步，兴奋地追逐着，那是它们碰到了大鱼，在团结合作，一起围猎。

生产队的那群鸭

从出生到小学三年级，贴心小棉袄最喜欢的两首儿歌都与鸭子有关。一首是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晨赶着它们到池塘里，一首是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只要听这两首歌，她就兴奋，从呀呀学语时的手舞足蹈，到蹒跚学步后的跟唱，到现在老懂懂要喂两只可爱的小鸭子。两年前，在乡下老家，她用自己掏钱给爷爷奶奶买了十只小鸭，嘱咐他们要好好喂养，就像妈妈把自己的子女托付给别人似的。在她眼里，我的童年才幸福，有鸭子喂养，她的童年愁云惨雾，连只可爱的小鸭子都没有。

丑小鸭是个错误命题。见过小鸭子的，都不会否认，小鸭子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动物，乳臭未干的嘴，嘴沿带点嫩嫩的黄，毛绒绒的，金黄透亮，憨态可掬，也不怕人，喜欢傻傻地跟着你，即使被你捉住，托在手心，也很享受地看着你，信任你，没有一点陌生和害怕的样子。人与动物的距离，在那一刻等于零，动物与人的边界和敌意，是在动物长大后才慢慢地有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道貌岸然，激扬文字的我，曾经做过生产队里的放鸭官，真要每天早晨赶着它们到池塘里。唯一与歌词不同的，是鸭们去的地方。鸭们不是去池塘，冬天了才例外到池塘呆会儿，鸭们去的是离村一两里路的小河。池塘是不允许大批鸭子翻江倒海的，因为池塘的主要功能不是用来养鸭，而是用来养鱼。鸭捉鱼很厉害，是鱼的天敌。成群的鸭在池塘里，容易把鱼追得鸡飞狗跳，无处藏身，最后成为鸭们舌尖上的美味，尤其是池塘里那些不谙世事，正在生长的鱼苗。那时候的池塘，还要承担很多生活性附加功能，用来洗澡、洗衣、甚至洗菜。鸭屎很臭，鸭子多了，容易把塘岸和池水弄脏。

只有离村的小河，才是鸭们的乐土和天堂。水是流动的，鸭拉完屎就被冲走了，不留下任何痕迹，闻不到一丝异味，真的是流水不腐。鱼是野生的，鸭们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吃多吃少全凭本事，不用被驱赶，也不用担心别人的目光。鸭子最喜欢水，只要呆在水里，就转悠半天不上岸。哪天没下水，它们就格外难受。我想，鸭离开水的感觉，跟人坐在牢里，失去自由，没什么区别。当然，稻田更不能去，吃了稻谷，糟蹋了庄稼，在生产队里是要扣工分，后为包产到户了，是要赔庄稼的。也有不要你赔的，但你的鸭子进了别人的稻田，是有可能被打死的。我家曾经养有七八只鸭，一转眼功夫，就钻进别人的稻田里了，结果被稻田主人打得死伤大半，还理亏了，不能争辩，只能陪不是，一气之下，父亲把鸭全宰了，从此没再养鸭。

它们知道，主人捉鱼虾，也有它们的份。当年的舅，四十来岁，正当壮年，如狼似虎的年纪。他是个单身汉，没有固定女人，最喜欢扯开喉咙唱当年江南乡下流行的黄色小调《十八摸》。没有人路过，舅就哼给自己听，在欲望流淌的歌声中满足自己；有人路过，尤其是女性，舅就大声地吼出来，生怕别人没听到，没听进去。姑娘们听了，低着头，红着脸，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开了，有时候甚至是小跑，就像躲瘟疫一样。舅看着小姑娘的狼狽样，越发得意，歌声更高亢了。作为过来人，媳妇和中年妇女，见惯不怪，沉得住气，听到歌声，不紧不慢地走自己的路，没有羞怯的感觉。胆大的把脸扭向对岸，横眉冷对，瞪舅几眼，甚至骂他老不正经，注定了女人。舅也不恼，一边唱，一边搭讪，问下对方姓名，哪个村的。看得出来，也听得出来，那个时候，舅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的歌唱得好，也起了微妙作用。

放鸭子最大的乐趣就是捡蛋。吃饱喝足的鸭子，很容易把蛋下到水里。硕大的鸭蛋从鸭屁股出来，慢慢悠悠地沉到水底，落在鹅卵石上，沉淀在那里，也不破损。阳光照射下，鸭蛋白晃晃的，透过清澈的河水，看得清清楚楚。我很喜欢潜到水底，把蛋摸上来，交给舅，看着舅把鸭蛋装进布袋。那种感觉，好像那蛋不是鸭蛋，而是自己下的。鸭是生产队的，蛋要交公。把鸭子赶回去的时候，顺便把蛋交给生产队会计或队长，也没人监督队长和会计是否将蛋充公了，那时候大家都信任他们，没人过问。

偶尔，中饭的时候，舅也会吩咐我捡来一堆枯枝，擦亮洋火，把柴点燃了，烧成灰，从布袋里掏出一个大鸭蛋，埋进灰里，煨了给我吃。他自己从来舍不得吃。煨熟的鸭蛋很香，也带点腥味，味道好极了。每次我也掰开一半，递给舅，他用手撕一点蛋白丢进嘴里，边尝边吐舌头，说真难吃。现在才知道，他不是嫌鸭蛋难吃，而是想让我多吃点。我吃鸡的时候，也分明听到他的肚子在咕咕叫，但他抽烟，一种作业纸卷的旱烟，用烟来掩饰肚子的反抗。

有时候，看到鸭把蛋下到水里，当时故意不捡。等把鸭赶回来后，偷偷叫上哥哥匆匆忙忙地赶往放鸭的地方找蛋。这一找，就有意外惊喜，本来故意不捡的蛋只有两三个，可以真找起来，往往超出期望，最多能找十多个。特别是水深的地方，看到隐隐约约的蛋影，潜下去一摸就有，有时甚至有五六个。我们脱下外衣，把蛋兜起，扎好，以防别人看见，满载而归。这些蛋，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以改善家人生活，做菜吃，也可以悄悄拿到镇上赶集出售，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笔墨纸砚、小人书，顺便买三五颗纸包糖，犒劳自己。

放鸭子，最怕的就是丢鸭子。丢了鸭子，要被处罚，少一只鸭，几天工分没了，几天太阳白晒了。丢鸭子的情况罕见，因为鸭子喜欢群居，听得懂主人命令，一声熟悉吆喝，鸭们就知道该干啥了，很少有调皮捣蛋的鸭。记忆中，只丢过一次鸭，第二天去找，才发现是鸭死了，被黄鼠狼掏空了躯体，只剩下皮毛了，估计那鸭是中暑死了。

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了。生产队有很多农具，在农具与鸭之间，很多人选择了农具，以为农具可以帮助他们种田挣钱，是做农民不可或缺的工具。那群鸭成了负担，要花时间看管，没人要。但舅啥都不要，就要了那群鸭，说是有了感情了，离不得。当时有人笑他把鸭当婆娘了，以为他傻，舅也不生气。

没想到，舅才是最聪明的。那群鸭每天晚上下几十个蛋。这些蛋，舅要么拿到集市上卖，要么孵出来很多鸭仔，或自己养，或卖给别人。当然，舅也吃蛋，舅也送给我几只小鸭仔。这么一经营，舅的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蛋吃，有钱用，有新衣服穿，还把收音机换成了录音机。笑话他的人，这才醒悟过来，对他刮目相看，发现舅是最懂鸭生蛋，蛋生鸭的良性循环之道。

舅成为我们村最早解决温饱，奔上小康的，让人羡慕嫉妒恨。记得当年很多人都向他除蛋，除鸭仔，向他借钱，舅一时风光无限。

现在舅年纪大了，快八十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背也佝偻了。他一直没成家，现在是五保户，靠政府养活。舅没有大规模养鸭了，但他一直养着几只鸭，有间断过，算是保留了那份养鸭的情怀。每次回家看父母，舅都要闻讯过来，拎几个鸭蛋给我，说我小时候喜欢吃。他最爱对我唠叨那条小河已经成了臭水沟，不适合放鸭了。每次我也给他两三百块钱，算是买蛋，也算是对小时候帮过我的人的一种反哺之举。我收蛋，他接钱，我们都不推辞。这里面有一种岁月沉淀下来的心照不宣，理所当然。

冬季单冷，温了一壶桑植白茶，和两三朋友闲坐闲聊，聊到省城干部在桑植凉水口韩家坪社教的故事。虽言语简单，却如握在手里的白茶，温暖了我。

于是，我想去韩家坪玩一玩，走一走，看一看。我沿着盘山公路，很快就到了凉水口。凉水口水的水，绿如西湖，处子般动人可爱，但我没来得及欣赏它，甚至连集镇上叫得响的油粑粑都没尝上一口，车子便进入岔路，朝李家庄方向驶去。

刚转弯，坐在车上的一位凉水口的镇干部忙喊司机停车。下车以后，他用手一指，这就是当年省城派来的社教干部住过的老屋场。这地方，原来是镇里的农技站。房子虽只一层，房间却不少，大大小小共有七八间。以前，镇里农技站的同志和省里的几名社教干部都住在这里，早出晚归。这位镇干部说，当年的日子，这里一到晚挺热闹的，尤其是农忙季节，前前后后挤满了当地农民，问技术的，请专家的，买种子的，购肥料的。而今，房子搬到别处去了，这块地，奇迹般地长出茂密的青草。在寒冬的暖阳里，它们向阳而生，不言不语，但，应该和当地的农民一样，记得当年的场景和热闹。

车子继续往前开，全是水泥路，太阳甚好，车子也很舒服。我们呼吸着只属于乡村的新鲜空气，享受着拂面而来的微风。从窗口入目，两山夹一河，山水秀雅。炊烟袅袅，人们劳作。一小群一小群的鸟儿，不时啁啾几声，疾飞而过。一见上这景，我在想：如果屠格涅夫还健在的话，他就一定要写这里的乡村了！

沿路有条河，叫罗峪河。贺龙曾为加强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将部队在罗峪进行整编。

车子慢慢地驶进李家庄村。我朝村部走进。这村部的墙壁上，挂有司法部授予的“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全省农村幸福社区建设”“湖南省示范儿童之家”“全省示范农家书屋”等奖牌。

我跟村主任向爱玉说明由来，她热情地带我们去韩家坪。在车上，向爱玉给我说，韩家坪原来是一个村，由于村（居）合并，韩家坪村合并到李家庄村。韩家坪现在是李家庄村的一个组，而今的韩家坪，六个组，两百户人家，人数不到一千。

韩家坪，到了！这里，很宽阔，安静又有点小俏皮，像一幅百读不厌的油画，又像是娓娓动人的书页，记载着社教的日日夜夜。当年，从长沙土壤肥料测试中心派来社教干部杜中华住的村就是韩家坪。向爱玉带我们到一座上年代的石拱桥边，说：桥这边是李家庄；过了桥，就是韩家坪了。

我们有说有笑地过了桥。冬日的太阳，虽劲儿不足，但让人觉得温暖。村子里，坐着几位老人和年轻人，零零落落，我们便和他们拉起家常，很投入，聊啊聊，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家围在一块，亲如一家。

你们认识杜中华吗？

我抛出这个问题，本来是想要一个引导，却成了这次采访的开场。大家非常感兴趣，话匣子一发不可收。知道，一九九一年到我们这里认识认识，去过我们家的地里，叫我怎么种地，也去过我家，帮我施肥，端起桶就往地里走。我家种得油菜多，他还帮我家把油菜籽卖到靠近湖北的四方溪。小杜号召我们种双两大，后，又搞玉米定向移栽，都搞成功了。大家纷纷争着说，都讲杜中华是个好人，好干部，没有一点架子，和气，肯做事。

大家的回忆，让我心中的杜中华不断饱满起来，我虽然不识他的面，但，读懂了他的心，读懂了他在韩家坪的情。

韩家坪，田，一两百亩；地，五六百亩。

杜中华初到韩家坪，一心想做好一件事：如何提高粮食产量。他摩挲着这里的土，细细的碾碎在手掌心，细腻的心思把他自己带得很远很远。

他想在一些田里实验种植双两大。可村里召集部分农户开会，有的农户想不通，说：要我们搞双两大，可以，如果产量降了，怎么办？会还没开多久，散了。村里人，惜土如金，靠田吃饭，一直都是用的传统的刀耕火种，这一新生事物要他们接受，他们不肯。

杜中华，心急了，眼润了。这位说着长沙口音的省城干部，深夜里，在村里转了一圈又一圈。随后的几个夜里，他房间里的灯总是通宵地亮着。他在想办法，如何说服韩家坪农户相信自己跟着自己种植双两大。

他一次又一次走进农户家中，一次又一次与当地农户交谈，讲如何播种，如何施肥，如何抗虫，整个过程就像电影画面一样，在他的脑海里，在他的语言里。终于，这些农户开始用自己的田，实验种起双两大，杜中华忙碌的身影也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他挽着裤管，光着双脚，播种、育苗、抛秧、栽秧、施肥。

丰收季节，一片片金黄色沉甸甸的稻子，压压实实，杜中华乐了，农户笑得更灿。粮食高产，他再号召全村农户种植双两大，再也没有人说不了。渐渐地，全村绝大部分稻田都种上了双两大。

之后，杜中华通过调研，发现韩家坪这里的土地贫瘠，不肥沃，用传统的方式种玉米不高产，他又发动农户搞玉米定向移栽。一实验，长势喜人，产量倍增。这样，该村的玉米定向移栽基本上达到全覆盖。而今，该镇都是种的优质稻，玉米都是定向移栽，高产。而今，李家庄村，水、电、路都通了；村子里，楼房拔地而起，不少人还在城里买了新房；不少农户的院子里，还停着光鲜的小汽车。这就是通过科学种植而改变生活的真实表现。

我们在石拱桥边，采访快结束，一位披着大衣的胖个子向建军插话：我说句老实话，这辈子，我忘不了他。

为什么？我问。

当时，我初中毕业，闲在家中，无事可做，是杜中华辛辛苦苦找到我家，叫我报名，参加全镇考试，考上后，他带我去省城培训，学习农业技术。向建军回忆。他继续说，那次考试就是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面对荒山谈思想》。说到这里，向建军情不自禁地向我们流利地背诵起那篇作文的有关片段：荒山啊，荒山，你不久就要消失，在你的头上，将充满碧绿的视野。

时隔多年，他还记得自己的作文，听完他的背诵，我感受到他当年的激情，更多的感受到他对杜中华的感激。

我去家看看果园吧？向建军满脸写着开心。

去他家的途中，我在想，向建军在考场写的那篇作文已出效果。

他的家，砖房，美。静。我们来到他家的果园，水果挂在枝头，黄黄的，绿绿的，红红的，向建军说，这就是我从省城学习回来以后，杜中华叫我种植的果园。他跳进园子，给我们摘下一个又一个的柚子。说，好甜，我家果园多的是，果子也不少。果园里，大家吃的吃，拍的拍。拍照的时候，大家连也希望也给拍上。

从果园走出来，我们去附近杜中华喜欢去的吊脚楼。这吊脚楼里，唱起了桑植民歌。我们听到极好的歌声了，她好像是为爱的传递而唱，真美。

我站在那，痴了很久。韩家坪，因社教变得美妙，现这个地方充满旋律，值得留恋。



梦花
总是在别人进入梦乡的时候
你才悄悄地敞开心怀

悄悄地开了
开在淡淡的月光下
一缕缕清香
弥漫成 蓝蓝的梦境

然后 你又悄悄地谢了
只剩下那个梦醒的少年
咀嚼着 淡淡的忧伤

莲
晨曦中 我倾尽一湖的温柔
长成人 尖尖的荷角
初夏的心事 欲说还休

夕阳下 沉默的荷叶
不解秋风的味道
你青春的容颜 如瓣瓣荷花的娇艳
在孤独的夜里 梦幻般一一滑过

唯有思恋 在静静的岁月里
慢慢长成一粒粒蓬勃的莲子
苦涩而甜蜜
历久而弥香

重游岳麓山偶得
斑驳 是我遗漏的记忆
失落在山林树影间
如同午后的阳光
熠熠生辉

错过
地铁口 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和你 都只是普普通通的过客

你不曾刻意的停留和等待
我也不曾追赶和奔忙
人生路上
你有你的站口 我有我的旅途

地铁上 我们错过三分钟
地理上 我们错过三千里
人生中 我们错过一辈子

锁
我有你的钥匙
能把你的一切打开
别人都说这是一种幸福
只有我知道其中的悲哀
锁的里面
是一片空白



苗青 摄

